

戏里戏外



本报通讯员黄晓慧文/摄

8月6日凌晨,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逝世,享年95岁。

在广大越剧迷“心灵的舞台”上,这位创造了越剧《红楼梦》中林黛玉、《春香传》中春香、《追鱼》中鲤鱼精、《则天皇帝》中武则天、《忠魂曲》中杨开慧、《西园记》中王玉真、《孟丽君》中孟丽君等众多角色的“林妹妹”,是永不会谢幕的。

温岭市松门镇有条“红楼路”,这条路之得名,是因为1985年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成立仅一个多月后,徐玉兰、王文娟便带团到当地献演。剧团走后,松门影剧院所在的这条路便改名为“红楼路”。其实,“林妹妹”早就与温岭结缘,在她的艺术生涯中,《红楼梦》并不是她主演的首部“红楼戏”,最早的应该为《晴雯之死》,这出戏的编剧是温岭人王绍舜。王文娟先创造了晴雯这个角色,两年后才饰演林黛玉。



温岭市松门镇红楼路

8月10日,王绍舜的侄儿,温岭市历史研究会会员王梓,给笔者发来一张老照片,正是越剧《晴雯之死》的剧照。笔者当即找出以前受赠的王绍舜遗作《晴雯之死》剧本,并上网在哔哩哔哩找到UP主“千里共婵娟越剧王文娟”上传的“王文娟陆锦花唯一留存《晴雯之死》实况录音全剧+王师《晴雯冤死》唱段”,对照剧本听录音,想象当时的演出场景。

唱段简介中称,《晴雯之死》1955年12月2日首演于上海长江剧场。



《晴雯之死》剧照(翻拍照) 王文娟饰晴雯(中),陆锦花饰宝玉(左),陈兰芳饰袭人。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中,茶是最具代表性的事物之一。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从遣唐使到遣宋使一直致力学习中国文化。那些日本“留学生”从中国带回了茶文化,而后,他们将茶发展成茶道。

日本没有原生茶树,也没有喝茶的习惯,日本的文化一直受中国影响至深。在中国,饮茶法有两个渊源,一是宋朝的末茶冲饮法,二是明朝开始流行至今的叶茶泡饮法。与之相对,日本饮茶也分为末(抹)茶道与煎茶道,但能代表日本文化的日本茶道则专指末茶道,煎茶更多地称之为流

淡极始知花更艳

蒋晞文撰

——读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



派,不能写进日本茶道史。从茶至茶道,饮茶这一日常生活习惯融入了艺术、道德、哲学、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也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

僧侣是日本茶道文化的先行者,他们不仅带回中国的茶叶与茶文化,更努力地在茶道中糅合宗教,尤其是禅宗。以“本来无一物”为修行宗旨的禅宗,遇上能以饮食为修炼的茶道,两者结合,完成了一次宗教改革,创造了独属于日本的文化。从茶到心,饮茶即能通向彻悟人生,至此,茶道诞生。

作为茶道开山者的村田珠光,11岁入奈良称名寺做和尚,后来师从著名的日本宗纯禅师,开创了草庵茶这一日本茶道的正统。后继者武野绍鸥将日本歌道理论导入茶道,进一步完成了日本茶道的民族化。而武野绍鸥能让世人记住他名字的另一原因是,他是日本茶圣千利休的师父。

千利休生活的年代是日本的室町政权解体,接替它的势力尚未崛起的时候,各个武士集团争权夺利异常激烈。作为同时尊崇“菊与刀”的民族,武士在厮杀后的闲暇,最爱的休闲娱乐活动却是点茶。当时,茶具是日本社会最可信赖的买卖物,随时可兑换成金钱,一只茶碗可值倾城之价,也可能引发一场争夺的战争,甚至

让人牺牲性命。电影《寻访千利休》就借用了这种故事。 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清晨,三千全副武装的士兵团团围住位于京都聚乐第第四层町的一座邸宅。茶道宗师千利休不肯交出他珍藏的一只茶碗,被丰臣秀吉责令剖腹自杀。千利休正襟危坐,面无愧色,当刀刃渐渐逼近腹部的时刻,他留下了一句名言:“只有美的事物才能让我低头”。电影里的故事当然是各种嫁接和想象,但千利休的遗言却指明了他与丰臣秀吉之间的矛盾所在——到底什么是美? 对美的理解是造成千利休与丰臣秀吉分道扬镳的关键,有一则小故事可佐证。丰臣秀吉听说千利休家的牵牛花开满了院子,非常漂亮,于是让人告诉千利休,让他在某日清晨举办一次茶会,约好去赏花。第二天,丰臣秀吉到了千利休家里一看,满院子的牵牛花都被千利休剪掉了,花园里一朵花都没有,丰臣秀吉大为恼火,暴跳如雷地责问千利休。千利休什么都没反驳,带着丰臣秀吉进入茶室。在暗淡的壁龛的黑陶花瓶里,插着一朵洁白的牵牛花,露水欲滴,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千利休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的艺术理念:淡极始知花更艳。更是向丰臣秀吉表明——侘寂之美才是我的追求。

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与温岭因戏结缘

越剧《晴雯之死》编剧是台州人



“啁啾啾”上越剧《晴雯之死》中的一句唱词。

笔者对照剧本发现,个别唱词在演出时作了适当的改动,如:“到如今,吞声饮恨十分病,我只有阎王殿上把冤伸!”剧本上则是:“到今天,吞声饮恨十分病,我只望,一朝一夕早归阴。”演出本的这句唱词,增加了一点反抗精神。

王文娟谈《晴雯之死》

关于《晴雯之死》的创作情况,王文娟在自传《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的越剧人生》中谈起过。

她这样写道:“1955年11月,我们开始排演《晴雯之死》,我饰演晴雯,陆锦花饰演宝玉,陈兰芳饰演袭人,郑志梅饰王夫人,这也是我第一次出演‘红楼戏’。”

她对林黛玉角色的创造,谈了饰演晴雯角色的体会。“说到晴雯,大家自然会想到黛玉,这也是众多红楼人物里我最喜欢的两个艺术形象。说来也巧,两年多后,我在越剧《红楼梦》中又出演了林黛玉一角。书中描写晴雯‘眉眼好似林姑娘’,脂批有评‘晴有林风’,说的是晴雯有黛玉的风格。这种相似不光是外貌上的更多是指精神上的。她们都有着率真的性格,忠实于自己的感情,不肯向世俗低头妥协,但身份、环境、经历的差异又造成她们不同的性格……因此我在设计唱腔时,多选用一些节奏明快的旋律,如四工腔清板等,还吸收了北方剧中一些轻快活泼的音乐元素,来表现晴雯的爽朗干练,念白上语速加快、语气短促,音调上扬,带点俏皮,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口齿伶俐、敢爱敢恨毫无心计的人。”

“真实感人的表演,来自准确细致的内心体验,而准确细致的内心体验又离不开剧本总体和人物关系的理解和分析。晴雯之直与黛玉之曲,晴雯之露与黛玉之藏,晴雯之浅与黛玉之深,晴雯之烈与黛玉之郁,作为有幸同时扮演曹公笔下这两个人物的演员,我必须理解并表现出两者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借多才,怜薄命

有关越剧《晴雯之死》编剧,剧作家、古琴家王绍舜的生平情况,1988年出版的《温岭文史资料第4辑》中多篇章节作了简介,有王梓的《王绍舜传》、盛里予的《王绍舜弹奏〈胡笳十八拍〉录音选段序》、叶光宇的《一曲情深》、章甫秋的《曲终人不见》。近年出版的周素子《情感线索》一书中的《王绍舜·曹湘渠》和戏曲研究专家、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研究员徐宏图所撰的《越剧〈晴雯之死〉与编剧王绍舜》,也写到了他。

王绍舜是温岭县前街人,1924年生。据《王绍舜传》介绍,其父亲王一樸是清末秀才,晚年为培元堂药店坐堂医生。他喜欢音乐戏曲,一度时期,经常晚上邀集音乐同好者,弹唱明清传奇中著名短出为乐,还搜罗购置了一些如琵琶、胡琴、笙、箫、鼓、板等伴奏乐器。受父亲影响,王绍舜读小学时就喜欢乐器,中学时曾先后向族叔王宗莲(号“种莲老人”)和高中英语老师王育和学弹琵琶,其间接接触了古琴。在杭州国立艺专读书时,王绍舜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戏剧活动。后受温岭师范聘用,担任过音乐和图画教师,还先后调到台州文化馆、黄岩台州农校工作,担任过农校语文教员。

“1954年寒假期间,王绍舜写了一部《晴雯之死》越剧剧本,寄到华东戏曲研究院(剧本寄省文化局),该院认为有修改价值,来信嘱他征得农校领导同意,去上海越剧院修改,争取不久上演。从此他对戏剧写作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晴雯之死》在上海演出后,影响较大,由誉满越剧界的王文娟扮演晴雯。该剧的成功,使得王绍舜有机会进入省文化局工作,后又转至杭州文艺艺术研究所、曲艺团,直至在省越剧二团任特约编剧。

《晴雯之死》上演后,他又写了《宝玉与黛玉》《花魁女》《嫦娥奔月》《娥皇女英》《柳莺记》《夜明珠》和《清风楼》等剧本。在现代戏逐渐占领戏剧舞台的同时,他又创作和改编了《南海长城》《春到草原》《柜台》《红嫂》《迎春花》《苦菜花》等现代戏曲,其中不少曾由浙江一团、杭州曲艺团及各地县剧团演出。他编写的戏曲故事《比目鱼》、地方戏曲《懒惰嫂》、说唱《歌唱农业大协作》,分别由浙江

人民出版社和东海出版社出版。” 后来,王绍舜因个人出身问题而失业,“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严重的肺结核摧残了他的身体,贫穷的生活更压得他抬不起头来……王绍舜只得依靠糊纸袋所得的微乎其微的收入和泡茶的救济度日……”,但是在糊纸袋的纸张告乏和工余闲暇中,他对古琴艺术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给汉代著名长词大曲《胡笳十八拍》作了定拍和词曲配合,并据此编写了歌剧《胡笳十八拍》。同时,他还练弹了十余操古琴大曲(其中三分之一国内已濒失传),以备不时之需。”

1978年,王绍舜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1981年,他因体力日渐衰弱,一个人在杭无法生活,于5月间回到阔别近30年的故乡。1982年1月8日清晨,王绍舜离开了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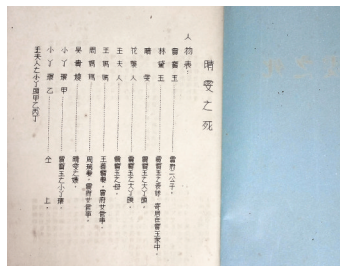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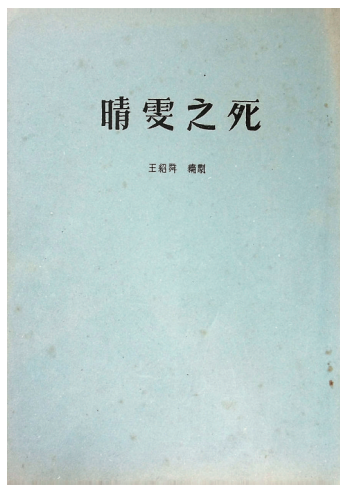
1983年3月10日,王绍舜弹奏的古琴曲《胡笳十八拍》后九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他的遗愿,终于得以实现。

病房中撰成《晴雯之死》《补裘》一场成王派经典

“纵然有九转还丹神仙药,也难奏起死回生救命功!这是王绍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写的越剧《晴雯之死》中晴雯在临终时所说的断肠话,想不到20余年后,竟成了痛悼王绍舜本人的伤辞。”老家在温岭长屿下章村的(现为河镇洞天新村)的剧作家章甫秋,在《曲终人不见》一文开头,引用了王绍舜自己写的曲词来悼念他。

文中还谈到王绍舜“病房里写剧本”的故事:“约在1952-1953年间,王绍舜调到黄岩的台州农校任教,肺病严重,住医院治疗好久,与精于韵律的黄岩中学老教师方通良同一病房,他就跟方通良学古体诗,并在病房中完稿的新编越剧《晴雯之死》请教。方通良给他在文字上作了一番润色。”

徐宏图,历任《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委兼责编,已出版《浙江戏曲史》《南戏遗存考论》等著作近40种,1984年起他因编戏曲志的需要,先后采访过王绍舜的同乡好友章甫秋、金孝电及一些同事,深为这位来自基层的艺术家的才华与凄凉的身世所感动。他在文章中称:“分别由王文娟与张茵担纲主演的越剧《晴雯之死》,自从1955年秋冬相继在上海、杭州两地唱红,至今仍活跃于舞台。



剧本人物表

全剧8场,讲述晴雯因“脸庞长得比人俊”而被贾母怀疑她勾引宝玉,而背着“奸淫”“狐狸精”的罪名被逐出怡红院。临死前将一对银镯褪下手,交与宝玉,“纵有千句话,能将何语慰晴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晴雯惨死。其中《补裘》一场,可谓历尽不衰,常以“王派专场”以飨观众。

徐宏图写道:“《晴雯之死》在上海打响后,震动了浙江戏曲界,是年秋,浙江省文化局即将王绍舜与创作《五姑娘》的嘉兴剧作家顾锡东同时调入省剧目组工作,与原成员刘魁、陈静、贝庚、金松、任贤璋等剧作家共事。从此,王绍舜成为专业剧作家,寓居杭州武林路武林村达26年,与西湖结下不解之缘。”

“这一时期,王绍舜受宠若惊,他首先将《晴雯之死》再作加工,交浙江越剧团演出。由名角张茵饰演晴雯,姚桂芳饰演贾宝玉,丁秀花饰王夫人。王瑗、卢炳容、裘云飞分别担任导演、作曲与舞美。演出后,一炮打响,成为张茵的代表作。其中《晴雯补裘》一出,演怡红院被抄检,宝玉的雀金裘被烧了一个洞,病榻上的晴雯强打精神边补边唱‘慢拈针,缓引线,一针针把破绽掩盖,为你粗心二爷,苦了我有病奴才’一曲,传唱至今,令人不忘。前不久遇见张茵生前的同事、浙江越剧团名角何贤芬,我一提及张茵的《晴雯之死》,即脱口而出唱起了这一曲,并回忆起当年演出的情景。这段唱腔已灌了唱片,收入《中国越剧大考》中,每唱这一曲,即令人仿佛看见晴雯深夜秉烛补裘时穿针捻线的情景。”

为表现牵牛花的内在世界,剪掉一片留下一朵,千利休这种空前的艺术手法被后世茶人无比推崇,但他的这种追求却越来越不合位高权重的丰臣秀吉的口味。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财富,丰臣秀吉喜欢用黄金“点缀”自己,他甚至想做出黄金茶室的点子,在茶房里,除了喝到肚子里的不是金水、糖、地、顶、茶具……全是金子!

一个要走向自然之初,一个要炫耀地位之尊,背道相向的两人终于分崩离析。金毛阁事件成了千利休之死的导火线。手握权柄的丰臣秀吉在千利休名声越来越大后,借千利休在金毛阁里身着袈裟,脚踏草鞋的雕像发难质问:“难道让什么人都从你的草鞋下过吗?”丰臣秀吉勒令千利休,要么交出他珍藏的茶碗,要么剖腹自杀。

是屈从于权贵还是誓死维护自己的艺术理念,千利休用战国时代武士的美德——剖腹自杀回答了丰臣秀吉。

从村田珠光到武野绍鸥,一直到千利休,三代茶道大师合力将日本原本茶艺里极具娱乐性的斗茶会,改成了追求清洁无垢的精神境界的草庵茶,清算了茶道里拜物主义的美德——剖腹自杀回答了丰臣秀吉。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感谢刘麟先生的夫人李鸿简老师还记得我。刘麟先生遗作选集《文学的思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之一,八月刚刚出版,老人家就给我寄来了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

刘麟先生是我的老乡,黄岩人。他在老家度过少时时代,所以他对家乡的风物不仅非常熟悉,也非常眷恋。这本书中的《橘园》《河的记忆》,就怀着深深的故乡情。

他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先是执教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文革”后调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编辑出版后,他又调入职业生涯中最后一个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不是享福来的,而是来草创,来创业的。从创刊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离休,正值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奠基到初成规模和秩序的时期。他们一开始就为文学馆设定了建成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尤其是前期,大量精力都放在史料、文物的征集上。

当时,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已渐次凋零,尤其是经历了“反右”运动和“文革”,不少老作家惨遭横祸,还活着的,也都年事已高。所以刘麟和同事们加快了抢救式的史料征集,采购了摄像机、照相机,配备了摄像摄影人员,为老作家们留存珍贵的晚年影像。那时候,刘麟作为副馆长,经常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奔忙在现场。

刘麟先生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每一次与老作家交往,每一次接受捐赠,他都勤于笔耕,把事情经过记下来。这些记事文字,稍作润饰,就是好文章。《文学的思念》中很多篇章,都是他日常的速记。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登过刘麟先生的短文《饭桌上聊天——作家与文学馆的交往侧记》,记录的就是一次他与同事们一起用餐时的聊天。当时,大家说到老作家们对巴金先生所倡议的建设现代文学馆的支持,只要找上门去,他们不仅都很配合,而且热情地找出一些资料和物件,还经常带上门拜访者在家里吃饭。

还有一篇《患难之交——萧乾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更是详细记叙了萧乾先生的古道热肠,其中说到他多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为文学馆经费筹措和择址新建宿舍大声疾呼。

刘麟先生关于老前辈茅盾、巴金、老舍、曹清华、胡风、聂绀弩等的文章,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史料,他是一位把工作和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人。

刘麟先生不仅是优秀的编辑家,还是一位成就卓越的翻译家。我在得知刘麟先生是乡贤前辈之前,藏书中就有好几本他的译著,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果戈里散文选》《托尔斯泰散文选》,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戴灰眼镜的人:屠格涅夫散文集》等。后来,知道了先生是乡贤前辈,我把这些署名“刘季星”(刘麟笔名)的译著,找出来重新翻阅,就增加了亲切感。

在史料征集工作中,作家之间的来往书信,是重要的内容。当刘麟先生前往上海巴金先生寓所,向巴金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及收集到不少老作家的书信时,巴金先生有些兴奋,当即向刘麟提议,是否编辑作家们的书信丛书?刘麟深受鼓舞。回到北京后,他开始着手整理作家的书信,开列出一辑十本作家书信集,并获得一家出版社的支持。虽然后来从书出版因为出版社的毁约而终止,但编成的书,最终还是在别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而这些年来,我竟然在无意之间,陆续淘得其中的好几种。从此,作家书信的征集和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大特色工作。

在长期与老作家的交往中,刘麟先生不仅收获了深厚持久的友谊,还积累了大量来往信件。据李鸿简老师说,大约有六百件书信。这些信件都是很宝贵的关于现代文学的资料。刘麟先生在《无声的对话》一文中,分别写了巴金、施蛰存、冯至、朱光潜、冰心、赵清阁同他的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信件大多未能编入《文学的思念》这本书。

李鸿简老师说,《文学的思念》仅为刘麟先生一部分遗作的选集,如果先生知道有一个小同乡这么喜欢他的作品,也会很高兴的。我期待着,能有新一集的刘麟作品集问世。

阅读故事

当我读《文学的思念》时,我在想刘麟先生

张广星文

